
朱子理学对徽州宗族祠堂的影响^{[*]1}

方利山

(黄山学院 文学院, 安徽 黄山 245021)

【摘要】: 徽州宗族祠堂的寝殿供奉先祖严格按照朱子《家礼》的规定, 其祠堂祖祭的礼仪更是朱子《家礼》祭礼的规矩演示, 而徽州宗族祠堂的励学, 则是朱子崇文思想的徽州滥觞。

【关键词】: 徽州宗族祠堂; 朱子《家礼》; 祖祭; 励学

DOI:10. 3969/j. issn. 1002-1698. 2017. 03. 021

在“程朱阙里”的古徽州, 朱熹夫子关于儒家宗族宗法思想的全面阐发, 被徽州学者广为宣传推介, 因此, 徽州宗族社会, 受程朱理学这一方面的影响特别广泛而深刻。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两兄弟, 其祖籍地在徽州歙县篁墩。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1130—1200)是徽州婺源人。朱熹发展“二程”学说, 集儒学之大成, 进一步将孔孟原始儒学理论化、精致化、普适化, 在对儒学典籍的艰苦训诂、探究中, 构筑起了能够自圆其说的、广博吸纳佛、道精粹的庞大理学思想体系。二程、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宗族宗法伦理思想。朱熹特别以三纲五常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撰写了《家礼》一书, 对唐宋宗族社会的礼仪实践各方面内容都有阐明和规定。徽州宗族社会视朱熹《家礼》“炳如日星”, 将朱熹《家礼》作为宗族活动的指南。这里仅从徽州宗族祠堂寝殿先祖牌位的设置、徽州宗族祠堂的祖祭和徽州宗族祠堂的励学三个方面说说朱子理学对徽州宗族祠堂的影响。

一、徽州宗族祠堂寝殿的设置

徽州人聚族而居, 形成一个个以族姓命名的村落。大多一村一族, 不杂他姓。徽州大姓大多是自汉以降从北方中原各地徙迁而来, 一方面坚持望族名门、伐阅之家的渊源,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努力“入乡随俗”, 融入徽州社会的风土民俗。于是纷纷订立详尽具体、排列有序、操作性强的族规家法、作为徽州宗族宗法制度来统摄族众。这样, 为崇祖敬宗而修建宗族祠堂, 为收宗睦族而制定族规家法、编修族谱, 为强化宗族的经济势力和统治地位而极力购买山场田地以壮大族产, 成为徽州各宗族的宗族内质建设的要务。

在中国历史上, 对于祖先的祭祀, 封建朝廷有明确和严格的规定。儒家代表性典籍《礼记·王制》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1]民间百姓不能建祠庙祭祖, 只能在自家居室设位以祀。明嘉靖十五年(1536), 明世宗朱厚熜批准礼部尚书夏言所奏, 允许民间自建宗祠祖庙以祭祀先祖, 加上宋代朱熹制定《家礼》, 对宗族祠堂规制有明确描述, 至此, 一直对缅怀先祖耿耿于心的徽州各氏族即和全国各地一样, 乘机以朱熹《家礼》为指导, 大建宗族祠堂, 产生了建祠热潮。宋明以来,

¹ 作者简介: 方利山, 黄山学院文学院研究员,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安徽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 本文为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6 年度“三项课题”研究获奖论文。

遍布徽州之域的宗族祠堂便应运而生，在徽州遍地开花。

几乎所有徽州宗族祠堂，都是徽州宗族社会理念的物态表征，都是要努力在徽州聚落中按朱熹《家礼》“著敦本明伦之义，彰敬宗收族之仁”。徽州各宗族都有一个共识：“治人必先于重祭，亲唯一本，而祭必有祠。”“敦孝必始于推恩，如万物向荣于春，即根生而枝播等百川朝宗于海复汇流而导源。”因此，他们都把“祖庙，祀产，宗谱”视为宗族“敦睦”之要。强调“宗谱全则敦睦有其据，祖庙整则敦睦有其地，祀产备则敦睦有其资，三者相须不可缺一。”^[2]

由于不少徽州氏族其先祖都是中原阀阅之家，慎终追远、报本感恩之心强烈，加上明清徽商积蓄了大量财富，有经济基础。所以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不仅各类祠堂建得特别多，而且都是倾全宗族之力，选最好地段，花大量资金，用最高技术，取最好材料，请最精匠师，精心营构。许多徽州宗族祠堂，建造得高大宏伟，美轮美奂。比如古歙县的呈坎罗东舒祠，明嘉靖十六年(1539)修建寝殿，时逾70年后罗应鹤开始建享堂等二期工程，按孔庙规制建造，占地2262平方米，至万历四十五年(1617)，罗人忠加盖宝纶阁，前后共历时78年，花白银45000两。古歙县的潜口汪氏宗祠“金紫祠”，占地近7000平方米，宋隆兴二年(1164)得钦赐祠名，按紫禁城规制建造，明正德九年(1515)至嘉、万间扩建，金紫祠前分别建有三座牌坊、三源桥、棊星门、乾门、碑亭。其祠之仪闾、露台、驰道迴廊、亭堂、寝殿，依中轴线从南向北依序排开，享堂用的是优质楠木肥梁硕柱，祠后还专门建汪公庙供奉其显祖汪华，^[3]民间称此祠堂为潜口“金銮殿”。

明代嘉靖以前，朝廷依照儒家礼制，规定“臣庶祠堂之制”，是庶民只能在家里祭祖，“庶人无庙，祭于其寝”，一般在居家正寝设神龛供奉先祖进行祭祀。有高等级的官僚可在家里设“家庙”，“家庙”按朱熹《家礼》：建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祭高、曾、祖、考四代。在古徽州宗族社会，统宗祠、宗祠、支祠，都是各宗族在民居之外择地另建的供奉祖先进行祭祀的祠堂。这些统宗祠、宗祠、支祠，建构大多肥梁硕柱，高大宏丽，轩昂气派，不少是五凤楼大门，三进五、七开间，仪门端严，享堂畅亮，寝殿肃穆，牌匾、楹联高挂。徽州宗族社会的统宗祠、宗祠、支祠之设，基本按朱子《家礼》所规定，作为祖庙，其寝殿中都有百世不迁的大宗和五世则迁的小宗。都祭祀始迁祖、远祖、显祖、五世亲祖，严格按照朱熹《家礼》，明彝伦，序昭穆，非常规矩地依“礼”供奉祖先牌位，祭祀程式按《家礼》所定不敢走样。通过祖祭以统宗合族，凝聚族众。

像徽州方氏歙县霞坑柳亭山的“真应庙”，就是由专祭其始迁祖方储演进而来的徽州方氏统宗祠，在这个统宗祠里，不仅供奉百世不迁的徽州方氏得姓祖、始迁祖，而且供奉徽州方氏徙迁徽州以及全国各地的十八大支派五世则迁的先祖，其祖祭由各大支派轮值，每年九月初六举行会祭。所有祠务由各大支派会商立约，公推祠首管理。休宁博村的范氏统宗祠，据范涑《休宁范氏宗谱》所载：“博村统宗祠，即范观察祠也，以合七族子姓，骏奔祭事，故名统宗”“建寝室九间，以中五间奉先灵，颜曰孝思堂，东西廊坊为神厨、祭器库，前两院为斋宿所”。

在古徽州，各姓宗族所建的大宗宗祠比统宗祠多。这类宗祠是徽州各姓宗族支派在徙迁所在村落建立的支派总祠，按朱熹《家礼》建祠规制，供奉祭祀始迁祖、远祖、显祖、五世亲祖。

像歙县江村的江氏贻成堂宗祠、歙县呈坎的罗氏世祠、罗氏文献家庙，黟县西递的胡氏本始堂宗祠、黟县南屏的叶氏叙秩堂宗祠，婺源游山董氏嘉会堂宗祠等等。婺源大畈汪氏大宗祠知本堂这一组建筑，寝殿三间的大室，摆着得姓始祖颍川汪侯神主牌位，中间供奉汪文和及大畈之祖汪中元，左昭右穆，汪家先祖十余世依序排开。中奉百世不迁的得姓祖、渡江祖、始迁祖，寝堂左右的属于始祖以下高祖以上的先祖。

比较各地宗族祠堂的差异之点，可更显徽州宗族祠堂受朱熹《家礼》影响之深。在无锡市惠山古镇，因此地山川秀美，交通便捷、人烟发达，明清以来宦游、经商来此的达贾显贵纷纷在此买地修筑宗族祠堂，形成了密布惠山古街、多达120多个祠堂的惠山

祠堂群。这些祠堂，大多是各宗族豪富为纪念本宗显祖、名人，向社会光宗耀祖而建的名人专祠，一般都未设供奉先祖的寝殿，更未见严格按朱子《家礼》设百世不迁、或五世则迁的寝殿牌位的空间，和徽州宗族祠堂很有些不同。有的干脆就是以祠堂为名的商业会馆、甚至是曲径通幽的华丽园林建筑体。而在南方福建、广东的一些地方，各南迁氏族也建有不少祠堂。据叶显恩考察，这些南迁氏族客家人，有的是多姓合族，虚拟先祖，有的甚至是股份制，也和徽州宗族祠堂大不一样。祠堂作为国人灵魂的栖息地，不但安放祖宗的牌位，还充分地诠释宗族宗法和更广更深的大道理。相较而言，徽州宗族祠堂对朱子思想的刻骨铭心的实践，很值得人们深入探究。

二、徽州宗族祠堂的祖祭

宗族祠堂的修建，就是为了“妥先灵而隆享祀”，遍布徽州城乡的徽州宗祠为“奉先祭祖”准备了必须的空间之后，崇祖敬宗、感恩报本、极具徽州地域特色的“徽州祠祭”就在徽州城乡隆重登场了。关于徽州祠祭，我已在《徽州祠祭》(署名菲元)一文中作了专门的探析。

朱熹《家礼》一书，也是徽州各宗族祠祭的规范。徽州各宗族不约而同，一以朱子为依归。徽州有的宗族族规规定：“元旦谒祖，团拜及春秋二祭，悉遵朱子《家礼》”，^[4]有的宗族族谱规定：“凡祭祀，春以春分日举行，冬以冬至日举行。高、曾、祖、祢用牲，旁亲用庶馐。一切仪节，谨遵朱子《家礼》”。^[5]有的宗族族谱

明确记载：“祭之仪，文公《家礼》俱在。遵而行之是实”。^[6]朱熹所著《家礼》一书，对于儒家冠、婚、丧、祭的礼仪规范内容，结合乡村宗族社会实际，提出了一套简约的适用于民间百姓的冠、婚、丧、祭礼仪规范，朱熹努力将儒家礼仪世俗化、民间化，这套“庶民之礼”简约易行，加上徽州宗族对老乡大儒朱熹夫子的崇拜膜拜，如是，徽州的宗族社会，其祠祭程式，都以朱子《家礼》为宗，徽州祠祭成为中华儒学教化在古徽州的一个典型实态。其原生态地承载着中华儒学宗族宗法正宗内质的徽州宗族祠祭，成为人们探析中华宗族宗法的一个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

徽州祠祭按照朱熹《家礼》的规定，极为严格、极为隆重。许多徽州宗族祠堂一年的祭祖，分春祭、中元、秋祭、冬祭，先祖诞辰祭、先祖忌日祭等等，而最普遍和最隆重的徽州祠祭是春秋二祭和冬祭。歙县棠樾鲍氏宗祠，历史上就有春祭、中元、秋祭、冬祭、烧年等多场大祭，后因太平天国战乱，其祠祭减为春秋二祭。鲍氏宗祠祠祭规定了“三献礼”仪式，其繁冗的仪式程序有130多个节目，祭祀时间长达数小时，甚至“日不足，继以烛跋绮临”。祁门闪里新安琅琊王氏始祖王璧祖祭大典，按朱子《家礼》，礼生各就位以后，响鼓三通，主祭登场，三跪九叩，上香敬酒，依次奉上三牲供献，宣读祭文，祖祭同时，旗幡飘扬，锣鼓喧天，舞龙舞狮，搭台唱戏，娱神娱人。王氏祖祭有一整套祖上世代代传下来的固定程序。每年闪里新安琅琊王氏始祖王璧的祖祭大典，少则一两千人，多则七八千人，盛大的祖祭活动吸引了国内外各地大量的民俗研究者、摄影爱好者、旅游者，“徽州祠祭”正在成为徽州传统古村落寻根文化旅游的品牌内容。

笔者于上世纪60年代以前，年年春节都和父、兄参加本支“世德堂”宗祠的祭祖活动。大年三十夜，满堂红纱板灯把“世德堂”宗祠厅院、享堂、寝殿照得通亮，巨型蜡烛在堂前高燃，祖宗容像前供桌上摆满各种“供献”和“天地饭”，上面都插着柏枝、天竺叶。“天开黄道”祭祖迎春“吉时”来到之前，族中各户男丁都要穿上新年衣服，净脸洗手，提着灯笼齐集祠堂。祠堂里香烟缭绕，一派庄严肃穆气象。“吉时”一到，祠门三开三闭，三个特大的“开门炮”震天炸响。在鼓乐声中，族中一位长褂老伯就带着大家向祖容跪拜敬礼，他铿锵吟读着汪公大帝等各路神祇、历代祖先的名讳，还不时提示：跪、“敬酒”“叩首”，宣读祭文、焚香烧纸之后，族丁拈香随宗长步出祠堂，按卜定方向拜天拜地拜神灵祖先，作揖“迎春接福”，同时祠堂前广场、村头巷尾，到处鞭炮齐鸣，山村顿时被硝烟和炮竹声所笼罩。欢腾半天，族众回祠堂再给祖宗上香之后，又提着灯笼，涌入村口祠庙，向“八老爷”“祈年”，一直乐腾到天亮。

三、徽州宗族祠堂崇朱励学

徽州宗族祠堂努力弘扬徽州宗族崇文重教传统，鼓励族众重教向学。“一本朱子《家礼》”规制营构运行的徽州宗族祠堂，其“励学”的功能表现得尤其普遍而突出。徽州宗族祠堂在大教育家朱熹夫子理学思想的浸润中，笃信“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全面突出“尚文重教”，通过陈设中的熏染，祠规中的训导，祭祀中的奖惩，祠产中的学田等多个方面的多种举措，对族众倾力灌输“要好儿孙必读书”的人生之道，对于徽州乡村宗族社会向学重教习尚的形成，对于徽州教育历史兴盛的产生，都有着很大的贡献。

陈设中的熏染徽州宗族祠堂是宗族各类活动聚会的主要场所，为了鼓励族众向学重教，徽州各氏族祠堂在建筑装饰陈设布置上，对向学重教的内容都有突出的表现。徽州宗族祠堂砖、木、石雕装饰艺术，其中有大量的宣扬向学重教的内容。绩溪龙川胡氏宗祠享堂 20 幅隔扇木门裙板，有精美绝伦的 20 幅荷花木雕，通过对荷花各种形态和虾、蟹、虫、鱼、鹭鸶禽鸟等动物的生动刻画，除寓意宗族兴旺和睦族昌隆等美好祝福之外，还通过谐音、隐喻、类比等方式，表述“登科及第”“金榜题名”“连连受封”“一路连科”“一甲一名”“高榜中元”等宣扬读书做官的企望。许多大族的祠堂里，都高悬着“状元及第”“进士”“举人”“翰林”“文献”之类金色大匾，向族众宣扬先祖读书科举的历史荣耀，营造“惟有读书高”“勤学苦读”即可“一举成名”的重教氛围。至于遍挂祠堂中的各类楹联，则直接向族众灌输向学重教理念：“万石家风当惟孝悌，百年世业乃在诗书”（婺源汪口俞氏宗祠对联）、“十四世本源深远赖前人教孝教忠俎豆常新春祭秋赏崇典制；五百年枝叶繁茂愿后嗣学诗学礼簪缨弗替左昭右穆肃成仪”（呈坎罗氏宗祠楹联）、“才比辛阳十五支簪缨显世，学宗邹鲁千百代诗礼传家”（绩溪瀛洲章氏宗祠楹联）、“教子有遗经诗书易礼记春秋，传家无别业解会状榜眼探花”（罗东舒祠仪门对联）、“五百年教沐新安，家礼秉成编，俎豆馨花先正范；四一世派延唐室，明经始受姓，诗书遗泽后昆贤”（绩溪上庄胡氏宗祠叙伦堂楹联，刘熙载撰）、“礼乐传家绳祖武，诗书继业翼孙谋”（呈坎罗氏宗祠楹联）、“入户问家规孝悌忠信，趋庭崇世业礼乐诗书”“光前须种书中粟，裕后还耕心上田”（歙县小川临家坞李氏宗祠“修爵堂”楹联）、“惟诗书可以传家，能读得富文遗篇，才算鉴湖真派；必忠孝乃堪名世，须各尽纳常大节，无惭正学后人”（祁门赤桥方氏“仁让堂”宗祠楹联）、“崇祀千秋兄弟相关惟孝友，流芳百世子孙根本是读书”（祁门王家大屋王氏肇庆堂宗祠楹联）。宗族祠堂这种明明白白的训导，对族众的影响是深远的。许多徽州宗族还规定族中取得科举功名的，可在宗祠大门口树立旗杆，光宗耀祖。不少徽州宗族祠堂前，非常气派地排列着各个朝代的竖旗石墩，有六角型的，有八角型的，高大的石旗杆墩上，有的还写着科举获得的荣耀。祁门诸口倪氏大祠堂前，就在两边排开 18 对旗杆墩，十分壮观。族众子弟为祠堂前飘扬的旌旗所震撼，激起奋发读书的意志。

祠规中的重教徽州宗族修建祠堂后，几乎都要订立祠规祠训，规定宗族族众的行为道德规范，以维系封建宗法制度，维护宗族利益。这类祠规祠训和宗族族谱制定的族规祖训互为补充，互相强化，有的族规祖训即为祠规祠训。这些祠规祠训，除强调崇祖敬宗为国尽忠、孝悌人伦、敦邻睦族等内容外，最重要的就是规定族众必须以朱子之教为宗，敬儒向学崇文重教。呈坎罗东舒祠中享堂里挂着八块祠规粉牌，规定族人必须“妥神灵、严非族、戒妄婚、勉右文”“敦本业、勗长厚、警入祀、议综理”。其中第四条就是“勉右文”，要求族人习诗书，知礼乐，向学重教。休宁《茗洲吴氏家典》中专门制定了家规八十条，其中就有设家塾、助膏火，帮助族中子弟读书的内容。^[7]绩溪澗洲许氏，其宗谱就规定了“祖训”十二条，里面第四条专门规定“重诗书”，认为“诗书所以明圣贤之道，本不可不重。”应读书知礼。休宁宣仁王氏族谱的《宗规》讲到“蒙学当豫”时说：“闺门之内，古人有胎教，又有能言之教；父兄又有小学之教，是以子弟易于成材。……吾族中各父兄，须知子弟之口教，又须知教法之当正，又须知养正之当豫。”歙县东门许氏宗族的“家规”也强调“蒙以养正”，要求族人重视族中童蒙教育，选好塾师，多设塾馆，随地有馆，以迎塾师，要尊师重道。祁门《方氏宗谱·族规》有《重斯文》条强调读书人是宗族所赖维持者：“宗族所赖维持而勿替者，斯文而已。重斯文则族日盛；薄斯文则族寝衰，此古今之明验也。今族中子弟苟有出人头地者，富则优以礼节；贫则资以钱财，名曰灯油。此皆作养之意，切不可自己无人读书遂生妬忌。盖诗书不负三代，其人敬重诗人，其家即生诗人也。”

徽州宗族祠堂在族规、祠规中还特别提出要重视教师的选聘，对族众学子严格要求，强调“要好儿孙在读书”，还专门规定资

助族中学子攻科举的“膏火”。歙县东门许氏宗族的“家规”规定：“士之肆举业者，有志于科第者也。……其聪明俊伟而迫于贫者，厚加作兴。……每月给灯油、笔札之类，量力而助之。”休宁商山吴氏宗族的“宗法规条”规定：“凡在学，家事贫乏，有志向上，勤苦读书，每岁祠中量给纸笔、灯油之费”。后岸柯氏《族训》中有：“奖励科贡诸生，有花红银两等事”。^[8]歙县潭渡黄氏《家训》规定：“子姓十五以上，资质颖敏、苦志读书者，众加奖励，量佐其笔札膏火之费。另设义学以教宗党贫乏子弟。”“广储书籍于济美祠中黄山楼上以惠宗族。”^[9]歙县潭渡黄氏德庵府君祠祠规还规定：“俟本祠钱粮充足之时，生童赴试，应酌给卷费；孝廉会试，应酌给路费；登科、登甲、入庠、入监及援例授职者，应给发花红，照例输费。倘再有余，应于中开支脩脯，敦请明师开设蒙学，教育各堂无力读书子弟。”^[10]婺源芳溪潘氏在修建宗祠以后，“诸废并兴，聚书千家，择善而教，弦歌之声，不弛昼夜。”^[11]

歙县《方氏族谱》卷七“家训”中也规定：对族中贫寒学子要“资其诵读”。《绩溪胡氏龙井派祠规》规定：凡攻举子业者，岁四仲月，请齐集会馆会课，祠内支持供给，其学成名立者，赏入洋贺银五十两，仍为建竖旗匾，甲第以上加倍。徽州宗祠制定祠规祠训之后，不仅将其书之于族谱，张挂于享堂大厅，刻石立碑，而且要经常聚集族人，进行宣讲教诲，使族人能知道祠规、祠训的内容，以之约束自己的行为。绩溪华阳《邵氏宗谱》卷首“新增祠规”就写道：“祠规也，所以整齐一族之法也。然徒法不能以自行，宜效王孟箕《宗约仪节》，每季定期由斯文、族长督率子弟赴祠择读书少年善讲解者一人，将祠规宣讲一遍，并讲解训俗遗规一二条。”就是在这种“每季”都进行的强力灌输中，族众对“重诗书”这些祠规耳熟能详，宗祠向学重教的理念在族众心里扎根。

祀祭中的励学徽州祠堂的祭祖议程是“展宗大礼”“报本之礼，祀祭为大。”在肃穆、盛大、极其隆重而又极为繁复的祭祖大典中，向祖先献茶、献酒、献供、敬礼等繁琐的仪式依次进行。在宣讲祠规祖训之后，有一个程序是分胙，分丁饼，分胙也叫散胙、颁胙，就是宗族在祭祖之后，参与祭祀的族丁领取供奉祖先的胙肉，共享祖宗的福气。这种“分胙”，所有族丁都有份，只有那些违反祠规、祖训或不参加祭祖的，才会受到“革胙”处分。这种“分胙”，几乎所有的徽州宗族都有优待高龄族丁和奖励科举功名有成就族人的规定。绩溪县城西周氏宗族祠堂《办祭颁胙例》明确规定：一般15—59岁支丁，只有包子一对，胙肉半斤；而努力读书得到贡生、廪生科举功名的，则给包子四对，猪羊胙肉三斤，外散福（即在祠中会餐）；恩拔副岁贡给包子五对（当官还可照出身加倍）、猪羊胙四斤，外散福；举人给包子七对，猪羊胙八斤，外散福；进士给包子十四对，猪羊胙十六斤，外散福；鼎甲及翰林送包子二十八对，鼓乐送猪羊胙各二十四斤。出仕州县以上的送包子十二对，猪羊胙十二斤，科甲出身者外照本身给胙；出仕府道以上送包子二十四对，猪羊胙二十四斤，科甲出身者外照本身加胙；三品以上毋论出身、通用鼓乐送猪羊胙全副（各一头）……。^[12]歙县桂溪项氏宗族为了奖学，在祭祖分胙时规定：“凡支丁入泮者，无论文武，给猪胙一斤，祭饼一双；科贡廪生、举人、进士，依次加倍给胙”，民国以后，不少徽州宗族是按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标准依次加倍给胙的。徽州宗族祠堂通过祭祖分胙对勤奋读书求得科举功名族人进行褒奖，教育全族子孙，要重视教育培育人才，为宗族争光，作为宗祠的一种激励机制，非常直观和实在地激发族众向学重教的热情。所以在徽州乡村社会，百姓“喜读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应童子试者，常至千数百人”，^[13]族众特别是经商成功的徽商都慨然捐资助学，建书院、义学、支持族人考科举的膏火。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企盼向往，那种“三间茅屋书声响，放下扁担考一场”的豪迈壮志，就是在宗族和祠堂的这种励学氛围中孕育出来的。

祠产中的学田徽州宗族祠堂为了正常的运行和维持，几乎都拥有多少不一的祠田祠产。作为祠堂生存的经济基础，这些祠产、祠田、祠地、山场等，有的是祠堂购买的，有的是族丁捐献的，有的是众存族产。在这些族产祠田中，除出租生息用于祭祀的祭田、用于照应族中鳏寡孤独贫穷的义田之外，还专门设有用于助学的学田。徽州宗族在徽州之域遍建义塾、书屋、书院、文会，其经费大都来源于宗祠学田的租息。祠堂的这些学田，大多由族中富室和徽商们捐献。不少祠堂，这类学田数目可观。像婺源考川明经胡氏宗族创办明经书院，就有胡淀和胡澄捐赠的学田三百五十亩；^[14]黟县黄村黄氏宗族兴办集成书院，就有黄真元捐助的六百三十亩学田。^[15]歙县西溪南吴氏宗族，竟设有学田数千亩，全由吴之骏捐赠。^[16]绩溪城西周氏宗族，周槐堂也捐给祠堂二百数十亩作为学田。不少徽州宗族，其祠堂的学田大多包括在义田之内，像黟县艾坑余氏宗族子弟余延椿在苏州发达，乾隆十四年（1749）他捐赠祠堂1800金，让祠堂购置义田一千二十六亩，就是为“宗祠祭祀，族童延师及赡给孤孀费”，^[17]休宁商山吴氏宗族吴继良“购义屋数百楹、买义田百亩，建明善书院，设义塾。”^[18]歙县东门许氏宗族的《宗祠新置义田规约》规定：义田对所设的经学馆、蒙学馆支付

束修、入学族人的饭火、纸笔、赴考盘缠。^[19]其置义田目的都包括学田内容。

宗族祠堂有了“义田”“学田”租息，对于奖学就有了经济基础，许多徽州宗族对于族人读书攻考科举，都有支助的规定。绩溪上庄明经胡氏宗族在祠规中规定：族中学童每年四月中齐集会馆会课进行作文比赛时，“祠内供给赴会”之费。还分别奖赏科考获得功名者。对于参加省试、会试的族中子弟，祠规规定：参加省试的“各给元银二两，设酌为饯荣行”；参加京城会试者更是“每人给盘费十两”。^[20]族中弟子特别是贫寒支丁，科举赴考有了祠堂的经费支持，自然少了后顾之忧，在“儒风独茂”的古徽州，一个宗族“一门九进士”“连科三殿撰”之类佳话频出就不是偶然的了。

功用中的扩展徽州宗族祠堂场所的功用，主要在祭祀先祖、族众聚会议事、宗族执法，而为了族中子弟教育、培育族中人才，光大宗族门楣，徽州祠堂除了以上多方面励学举措之外，其祠堂场所的功用方面，也大多作了意义很大的扩展，这就是徽州祠堂场所的又一个功用：许多宗族祠堂平常同时又兼作族中族学、族塾的教室、课堂。徽州山区，山多地少，寸土寸金。徽州宗族办族塾、义学、学校要有教室课堂容纳学生，宗族祠堂在春秋祀祭、节庆聚会之外，平时大多空置，而且宗族祠堂一般又建在乡村中较好的地段，得到宗族的较好维护，于是成为族中各类学校的施教场所，还节省了另辟场所的资金。祠堂兼为校舍在徽州乡村最为普遍。仅以徽州区潜口镇为例，塾师在祠中设馆、设学校的就有 17 例。^[21]

这种祠堂兼作校舍的现象，明清至民国以至到今天有的徽州乡村，一直延续了五、六百年，这些设在祠堂里的族塾、义学、学校，其塾师、老师的伙食、束修有的就是祠堂支助，许多徽州学子，从懂事时开始，就是坐在祖宗牌位边的课桌前开蒙的，徽州祠堂宗族活动和所在环境，学子们耳濡目染，亲身体会，朱熹夫子那些通过宗祠体现的教育理念，就这样潜移默化，对徽州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所在村庄小学，就设在方氏“世德堂”宗祠里，祠堂享堂是教室，全村 1—4 年级学生四五十人，四排课桌，后进寝殿在学生多时也摆上课桌，老师办公室兼宿舍在祠堂的东厢木板房内，寝殿右阶梯搁上砖头搭个烧饭灶就是老师的厨房。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一个高我一年级的堂兄读“蔡小，蔡小家里四口人……”时声泪俱下，老师还表扬他读书入神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祠堂木板壁刷成的黑板上，语文老师、算术老师恭恭正正一丝不苟的板书，至今历历在目，恍如昨天。

其实，不论从徽州宗族祠堂建设的初衷、徽州宗族祠堂寝殿供奉的严格规定、还是徽州宗族祠堂祭祖仪式的格式化、徽州宗族祠堂对崇文重教的细密安排，处处都可以看到朱子“礼”的教化，早已在徽州宗族社会深入人心，化作了徽州宗族族众的家国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依凭徽州宗族祠堂顽强留存的“徽州记忆”，对当下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仍起着作用。

注释：

[1]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335 页。

[2] [清]吴苑：《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方氏族谱序》，清乾隆十八年木刻本。

[3][4] 姚邦藻等：《汪世清谈徽州文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年，第 228 页。

[5] 《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许氏家规》（卷 8）。

[6] 歙县《金山洪氏宗谱·家训》（卷 1）。

[7] [清]吴翟：《茗洲吴氏家典·家规八十条》，合肥：黄山书社，2006 年。

-
- [8] 民国《新安柯氏宗谱·后岸柯氏族训》(卷24)。
- [9] 歙县《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家训》(卷4)。
- [10] 歙县《潭渡孝里黄氏族谱·祠记·附康熙己亥公立德庵府君祠规》(卷6)。
- [11] 婺源《璞溪潘公文集·芳溪潘氏宗祠记》(卷5)。
- [12] 绩溪《城西周氏宗谱·办祭颁胙例》(卷首),清刻本。
- [13] 《婺源乡土志·婺源风俗》,清光绪三十四年活字本。
- [14] 《徽州府志·学校》(卷5),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 [15] 《嘉庆黟县志·人物志·尚义》(卷7),清同治九年刊本。
- [16] 《歙县丰南志·艺文志下·行状》(卷6)。
- [17] 《绩溪城西周氏宗谱·十三都遥遥田产》。
- [18] 《康熙徽州府志·尚义》,清康熙三十八年万青阁刊本。
- [19] 《歙县东门许氏宗谱·宗祠新置义田规约》(卷8)。
- [20] 绩溪《上庄明经胡氏龙井宗谱·祠规》(卷首)。
- [21] 汪大道:《徽州文化古村潜口·教育》(第10章),合肥: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印,2001年,第68—76页。